經律異相卷第十七 聲聞無學第五僧部第六 露

梁沙門僧旻寶唱等集

僧大不納其妻出家山澤賊害得道一
金天前生與婦共以水物施僧今
身得并出物如意二
阿婆陁為屋所悟得道度於商主三
修羅陁在胎令母性溫和精進得
道四
差摩因疾說法心得解脫五
拘提六反退定害身取證六
摩訶盧惜義招鈍改悔得道七
槃特誦掃忘箒誦箒忘掃八
朱梨槃特誦一偈能解其義又以神
力接鉢九
鴦崛鬘暴害人民遇佛出家得
羅漢道十
蜜婆和吒羅漢等有習氣十一
兄弟爭財請佛解竟為說往事便
得四果第十二
常給事衆僧飲食衣服得道十三
見羅剎出家得道十四
有人避灾出家見佛成道十五

羅漢與象先身共為兄弟行善 經律異相卷第七 第張 壹
不同十六
五百盲兒崎嶇見佛眼明悟道十七
旃陁羅兒被佛慈化悟道十八
獦師捨家學道事十九
僧大不納其妻出家山澤賊害得道一
舍衛國人名曰羼其家大富年已老
耄絕無繼嗣禱祀日月天神无不必
修終不能得自念祈請無益費財消
散產業不修疾病相仍災害首尾奴
婢死亡六畜不孳為妖蠱神師所迷
云當有福而禍重至由盲人吞毒謂
為良藥虜有疾損遂喪其身吾既殺
生祠祀當入地獄而望天祚豈不惑哉
世有佛道高操之聖學得仙者名曰
應真淨如琉璃精進存想乃覩之耳
奉斯道者唯守靖莫無欲無求以斯
為樂現世得安終生天上置吾常供
養佛三尊經涉一載婦遇生男字曰
佛大後復生男字曰僧大羼訓二子
示以聖道僧大稟性慈孝仁愛万物
奉佛法戒親近沙門清淨知足二親
愛之羼卧疾著床即呼長子涕泣誠

之夫生有死持戒者安犯戒者危僧
大尚小仁孝清白方以累汝言音便
漫故後頻告數啓其兒欲作沙門其
國法欲得婦其言欲作沙門佛大卽
為娉妻索賢家女字快見光華煒煒
端正少雙婦歸外堂兒會賓客九族
欣然兒於衆前謂其弟曰當今之日
肯作沙門乎僧大荅曰實我宿願兒
戲之曰可從尒志弟心歡喜為兒作
礼卽便入山見一沙門年少端正獨
處樹下問曰賢者何緣行作沙門其
人已得應真之道豫知去来无數劫
事謂僧大曰佛說人好婬泆如持炬
火逆風而行其焰稍却不置炬者火
燒其手由烏銜肉鷹鷂追奪烏不置
肉灾及軀命吾以是故行作沙門又
如蜜塗利刀小兒貪甜以舌舐之有
截舌之患婬泆之人苟快愚心不惟
其後有燒身之害如蛾貪火色投入
于燈體見燒煑將何剋獲為婬惑者
不別善悪遠賢親愚日就流冥立國
滅衆死入地獄悪著罪成悔將何逮
前多杀華嚴我如是譬類僧大頓首足下願去

世濁履清淨道奉沙門戒以為榮福
師曰小待僧大日意欲入山禪寂師
曰處山澤者當學星宿明知候時常
當儲待米火麨蜜所以然者盜賊之
求米火麨蜜夜半向晨問當解之給
賊所欲違其意者賊輙殺人僧大日
諾諮奉慈教却乃入山其兄念日弟
作沙門終不畜妻使見端正心甚悅
之趣從使見取琴彈之歌婬泆之曲
曰煌煌韡金生于野過時不採花見
棄捐曼尒豐熾華色惟新與我同歡
使見覺欲為乱以歌荅之曰巍巍我
師天人之尊門徒清潔謚曰沙門觀
真為聖婬為畜倫我受嚴戒不事二
君終不婬生寧就寸分佛大作情悲
之曲妾靡之辞宿心加尒故因良媒
問名諮師占相良時悇悇惕惕懼尒
不来既覩尒顏我心怡怡今不合歡
豈徒費哉斯措為定淑女何疑使見
惶灼歌荅之曰佛設禮儀尊卑有敍
叔妻即子賀伯即父我親奉戒日有
隆舉真與聖齊婬正垂鼠噫乎伯子
焉為斯語見心貪迷使見知其意甚

不可轉移使見又歌曰夫人處世當
遠二事不孝婬乱行違佛戒天及賢
者譏其自異佛大歌曰尒之容色燀
燀灼然普天美女豈有此尒顏我心
相悅故踰大山使見自念此人欲我
悖狂之乱沮致大難請說身中惡露不
淨尒乃却耳使見重曰仁貪我軀軀
有何好頭有九骨合為髑髏如是具
說諸不淨佛大自念汝念其胥何皆
聽我我殺弟者尒乃隨耳即行募求
數為賊者前與語曰寧知我家所害
六籍奴子逃作沙門今在山中賊曰
識之佛大即出金銀與之尒殺奴子
疾取其頭及身上衣所持法服足下
履屣皆以將還吾復重賜卿等金銀
賊大喜曰從吾取足即去入山到其
弟所呼曰沙門汝疾出来其弟出曰
諸君何求吾有水火麨蜜可食夜時
已半賊曰不求水火麨蜜不問卿時
欲得汝頭持走之耳其弟聞之即大
惶怖涕泣而曰吾非長者諸侯子也捨
俗為道與世无諍學道日淺未獲溝
港殺吾何益賊曰来為汝首其弟語

賊曰欲得寶者吾與兄書令惠卿寶
賊曰子兄令我今来殺子弟曰吾今
死矣由斯婦也師前戒我人與婬居
如持炬火逆風而行若不捨之火將
燒手曰寘即如師戒滯泣從賊乞一
歳活賊曰急取頭去其弟重曰願莫
即見殺先斷我一髀置吾前也賊斷
一髀置於其前弟遭此痛天来其側
曰慎匆恐怖牢持汝心汝前世時入
畜生中人所屠割稱賣汝肉非一世
矣地獄餓鬼汝皆更之苦痛以来非
適今也僧大白天請報我師天即語
師曰賊欲殺之汝弟子為人悲泣求
哀欲得相見師即飛往為説法曰天
地須弥尚滅海有消竭七日有壞天
下有風其名惟藍惟藍一起山山相
慱斯風有滅況汝小軀何足數也但
當念佛佛常自言盛必有衰合會有離
榮位難保身亦如之僧大便得溝港
道復斷一髀重念師戒復得頻来道
賊斷左手復念師戒得不還道賊斷
右手復念師戒得應眞道即不畏三
悪道生死自在无所復畏僧大曰取

樹皮来即為剥樹皮與之僧大取披
以為筆自刺身血書樹皮曰大兄起
居隨時安善二親在時以吾累兄兄
不承之違廢親教以女色故骨肉捆
殘違親慈教為不孝也殘殺人命為
不仁也殺一畜生其罪不少況殺應
真五不中止今吾善遊寂寞從此長
别努力努力願崇真道申頭長三尺
語諸賊曰子斷吾頭由截沮頭也吾
恐汝等墮地獄中賊前斷頭取身上
衣杖從及鉢持與兄所兄以金銀重
謝賊兄取弟頭為作假身以頭著上
以衣衣之杖鉢及從皆著其傍謂使
見曰汝聟来歸可問訊之使見大喜
走至其所見下目坐以為思道妻不
敢呼且作美食須念道覺當飯之日
中不覺妻因前曰今已中恐過時也
搖其不應牽衣頭脫身皆分散妻躃
踊呼曰子竟坐我致見殘賊哀慟呼
天肝心崩裂血從口出奄忽而逝戒
行清白難汙如空樹心聖範難動如
地真淨行高難及如天其未終時諸
天洛嗟迎其魂靈處忉利天忍須臾

之須獲天上難盡之榮見入禪室視
弟頭身分散婦吐血亡呼曰咄咄吾
為逆天所作酷裂乃致於此即至賊
所問弟臨沒將有遺言乎賊以書見
之辭喻悽惻讀竟五內咽塞涕泣交
橫吾違尊親臨亡慈教骨肉相殘又
殺應真感隔而死死入地獄王及臣
民莫不涕泣歎述清德殯葬其弟四
輩立塔天龍鬼神側塞空中散華燒
香無不哽咽及別大使見國人哀慟
歌歎其德出佛大僧大經
金天前生與婦共以水物施僧今身
得井出物如意二
舍衛國有一長者其家大富生一男
兒身體金色相師占省見其奇相即
為立字字修越耶提婆晉言金天其生之日
家中自然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汲用
其水能稱人意一切所須如心即出
兒年轉大才藝博通長者愛之未敢
違意而作是念我子端正容貌无倫
要當推求選擇名女金容妙體類我
兒者當往求之即募諸賈周遍求之
時閻婆國有大長者方生一女字修

跋那波婆羅秦言光明端正非凡身體金色
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甚奔
所出稱適人意時彼長者亦自念言
我女端正要得賢士如我女比乃當
嫁與尒時女名遠布舍衛金天名稱
復聞女家時二長者各懷歡喜求為
婚姻娶婦既竟還至舍衛時金天家
便設上供請佛及僧供養一日佛受
其請為長者及金天夫婦廣宣妙法
皆獲須陁洹佛還精舍金天與婦白
父母求索出家父母聽許俱往佛所
佛言善来比丘鬚髮自墮法衣著身
便成沙門漸漸教化悉成羅漢佛言
過去毗婆尸佛滅後遺法在世有諸
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落有諸人民
豪賢長者見衆僧至各競供養時有
夫妻二人貧餓困乏每自惟念我父
在時財寶積滿今者我身貧困極甚
何其苦耶尒時雖富不遇斯等聖衆
之僧今既得值無錢供養愴然而啼
婦見夫啼而語聟言今汝可往至本
舍中於故藏內推覓錢寶當用供養
夫如婦言至故藏內得一金錢于時

經律異相卷第七 第十張

其婦有一明鏡即共同心以用布施
買一新瓶盛滿淨水以此金錢著瓶
水中以鏡著上持至僧所至心布施
於時衆僧即為受之各各取水而用
洗鉢復有取水而飲之者時彼夫婦
歡喜情悦遇疾命終生忉利天時金
人者此金天夫婦是也 出賢愚經第五卷
阿婆陁為尼所悟得道度於商主三
有天護商主往陸求那國常樂布施
於佛生信欲先入海若安隱還我當
於佛法中作五年大會天人國內无
不聞知時有一阿羅漢比丘尼同往
彼國思惟觀察知天護得安隱還作
五年大會請一万八千比丘皆阿羅
漢學人僧多凡夫無數即見上座名
阿婆陁乃是凡夫甚能精進入僧伽
藍從次作礼謂上座曰大德甚不端
嚴上座心自思惟云何以我為不端
嚴即自觀身見鬚髮長即喚年少剃
除鬚髮比丘尼由言不端嚴上座更
喚年少浣染衣服尼復至僧伽藍故
言不端嚴上座瞋曰我已剃鬚髮及
浣染衣竟云何謂我不端嚴耶比丘

尼言佛法以得四果為莊嚴大德闍
商主天護作師子吼五年大會不荅
言闍大德是凡夫為第一上座在羅
漢衆中先受供養是莊嚴不大德方
悟啼泣懊惱比丘尼言何故啼泣荅
言姊妹我今已老无可堪任比丘尼言
如來法可見 无有於時節
大德可往那哆婆哆寺就優波笈多
比丘此比丘佛之所記我弟子中教
化第一時長老比丘至優波笈多出
而迎之語言大德洗足消息荅言我
来洗足欲見優波笈多時優波笈多
弟子日大德此即是優波笈多来迎
大德即大歡喜便自洗足優波笈多
即教化之為覓檀越洗浴飲食種種
供養語維那言今有得二解脫比丘
入坐禪處乃至一万八千阿羅漢悉
入禪處是時比丘入第一禪坐處坐時
優波笈多入火光三昧如是一万八
千阿羅漢悉入火光三昧比丘見之
心生歡喜優波笈多教化說法比丘
精進思惟得阿羅漢果還其本國阿
羅漢比丘尼往僧伽藍礼拜說言今

目大德莊嚴荅曰姉妹力也及五年
大會天護問上座世尊種種說法上
座所說而无有異上座荅言於過去
世九十一劫我等為商主入海採寶
揞取滿船還閻浮提時遇大風吹船
墮沙海我等為毗婆尸佛聚沙為塔
以珎寶物而供養之時有諸天示我
道路言廻後七日有大水来當泛汝
船入閻浮提及至七日果如天言以
此沙塔因緣經九十一劫不墮惡道
今得阿羅漢果汝今能供養尒許多
人於三寶所我說呪願生死苦无窮
汝今可出家天護奉旨即為沙門得
阿羅漢道（出阿育王經第九卷）

修羅陁在胎令母性温和精進得道四

巴連弗國有商主名曰須陁耶中陰
衆生来入母胎即令其母質直温和
无諸邪想夫以問師師荅曰懐良善
子後生一児名曰修羅陁年漸長大
未欲出家父母即聽勤行精進證羅
漢果（出阿含經第二十五卷）

差摩因疾說法心得解脫五

差摩比丘身得重病受大苦痛陁坐

比丘為瞻病者時諸上座令陁娑比（律[illegible]……[illegible]）
丘為病者說五受陰法往反至再差
摩比丘語陁娑比丘何煩令汝驅馳
往反汝取杖來我自扶杖詣彼上座
彼上座遙見差摩扶杖而來自為敷
座命令就坐更為具說往古談論差
摩比丘即便說法時彼上座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差摩比丘不起諸漏心
得解脫（出差摩比丘喻重病經）
拘提六反退定害身取證六
昔佛在舍衛國弟子拘提於羅漢果
六反退還至第七頭自覺身證復退
退還即求利劍自害其命是時魔波
旬求比丘神為生何處而不能知即
往問佛世尊告曰拘提比丘已取滅
度神識處空與空合體斷塵閡已心
興熱毒舉身自投青蓮池浴池水涌
沸水性皆然以此因緣諸比丘等皆
勤精進恐復退還（出[illegible]拘提[illegible]經）
摩訶盧惜義拙鈍改悔得道七
昔有一國名多摩羅去城七里有精
舍五百沙門常處其中讀經行道有
一長老比丘名摩訶盧為人闇塞

百道人得共教之數年之中不得一
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常守精舍勅
令掃除後日國王請諸道人入宮供
養摩訶盧比丘自念言我生世間闇
塞如此不知一偈人所薄賤用是活
為即持繩至後園中大樹下欲自縊
死佛以道眼遥見如是化作樹神半
身人現而呵之曰咄比丘何為作此
摩訶盧即具陳辛苦化神呵曰勿得
作是且聽我言往迦葉佛時卿作三
藏沙門有五百弟子自以多智輕慢
衆人悋惜經義初不訓誨是以世世
所生諸根闇鈍但當自責何為自賊
於是世尊即現光像為說妙偈時摩
訶盧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
尋在佛前得羅漢道自識宿命无數
世事三藏衆經即貫在心佛語摩訶
盧著衣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
上坐此諸道人是卿先世五百弟子
還為說法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
罪福即便受教入王宮裏坐於上坐
衆人心患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
呼遣念其愚冥不曉達觀心為之疲

王便下食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為達
嚫音如雷震清辭雨下坐上道人驚
怖自悔皆得羅漢為王說法莫不解
悟群臣百官皆得須陁洹（出法句經偈喻第一卷）
槃特誦掃忘箒誦箒忘掃八
朱梨槃特兄曰汝若不能持戒還作
白衣槃特詣祇洹門泣淚佛告之曰
汝何故悲以兄言荅佛言勿怖我成
無上士正覺不由汝兄乎牽槃特詣
靜室教執掃箒令誦槃特誦掃忘箒
誦箒忘掃乃經數日掃箒復名除垢
槃特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
結縛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箒
掃除諸結結縛（出增一阿含經第十一卷）
朱利槃特誦一偈能解其義又以神
力授鉢九
佛在舍衛國有一比丘字賜特新作
出家亶性闇塞佛令五百羅漢曰曰
教之三年之中不得一偈國中四輩
知其愚冥佛愍傷之即呼著前授與
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
度世槃特感佛慈恩歡喜心開誦偈
上口佛告之曰汝今年老方得一偈

人皆知之不是為奇今當為汝解說
其義一心身三口四意三所由觀其
所趣察其所滅三界五道輪轉不息
由之昇天由之墮淵由之得道泥洹
自然分別為說无量妙法燿然心開
得羅漢道時有五百比丘尼別有精
舍佛曰遣一比丘為說經法明日槃
特次應當行諸尼聞之皆撐舍笑明
日來者我等當逆說其偈令之慙愧
無所一言明日槃特往諸尼大小皆
出作礼相視而笑坐畢下食食已澡
漱請令說法槃特即上高座自慙鄙
曰薄德下才未為沙門𩓐能有素所
學不多唯知一偈粗識其義當為敷
說願各靜聽諸年少比丘尼欲逆說
偈口不能開驚怖自責稽首悔過槃
特即如佛所說一一分別身意所由
罪福內外昇天得道凝神斷想入定
之法即時諸尼聞其說甚怪其異一
心歡喜皆得羅漢道後日國王波斯
匿請佛及僧於正殿會佛欲現槃特
威神與鉢令持隨從而行門士識之
當不聽入卿為沙門一偈不了受請

經律異相卷第七 第七張書

何為吾是俗人猶尚知偈豈況沙門
無有智慧施御无益不須入門槃特
即住門外佛坐殿上行水已畢槃特
龔鉢中辟遥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
太子衆會四輩見辟来入不見其形
恠而問佛是何人辟佛言是賢者槃
特比丘辟也王曰得道向吾使持鉢
門士不聽来入是以中辟授吾鉢耳
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尊
者槃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得
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為上賢
者槃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
寂淨如天金人雖多學不行徒喪識
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羅漢道王及
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出法句經第一卷
鴦崛鬘暴害人民遇佛出家得羅漢道十
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佘
時衆多比丘到時著衣持鉢入舍衛

城乞食聞王波斯匿宮門外有衆多
人民各携手啼哭喚呼便作是說於
此國土有大惡賊名鴦崛鬘殺害人
民暴虐無慈村落居止不得寧息殺
害人民各取一指用作華鬘以是故
名曰鴦崛鬘願王當降伏此人比丘
食已詣佛世尊具陳上事佛便往彼
時有衆人擔薪負草及耕田人有行
路人詣世尊所語世尊言沙門莫從
此道行所以然者此道中有鴦崛鬘
殺害人民無有慈心於衆生城郭村
落皆為彼人所害彼既殺人以指作
華鬘耀嬈世尊時佛世尊遂更前進
時鴦崛鬘遥見世尊來見已便作是
念今此沙門獨来无伴我當殺之時
鴦崛鬘即拔劒往至佛所世尊遥
見便復道還時鴦崛鬘走逐世尊後
盡其力勢欲及世尊然不能及時鴦
崛鬘便作是念我走能逮為亦能及
馬亦能及車亦能及暴惡牛亦能及
人然此沙門行亦不疾然盡其力勢
不能令及時鴦崛鬘遥語世尊言住
住沙門世尊告曰我久自住然汝不

有果相卷第七 第九張壹 字

往時鴦崛鬘便作是念我行惡行即
捨腰劍五體歸命求為沙門受具足
戒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墮猶如剃
頭彼所著衣化成袈裟佛為說法成
阿羅漢時王波斯匿集四部兵出舍
衛城欲往殺彼賊鴦崛鬘先過世尊
具向佛說世尊告曰若今王見鴦崛
鬘剃除鬚髮著三法衣以信堅固出
家學道王取云何王報言若取當閤
詣禮拜无有害心然彼兇惡无有慈
心豈能修行沙門之行時鴦崛鬘去
佛不遠結跏趺坐直身正意繫念在
前時佛舉手示鴦崛鬘處時波斯匿
見鴦崛鬘已便懷恐怖衣毛皆豎佛
言勿怖自到彼所當與王語時波斯
匿王便往至鴦崛鬘所到已頭面禮
足在一面立時波斯匿王問鴦崛鬘
言尊者鴦崛鬘今名何等鴦崛鬘答
言大王我名伽瞿母名曼多耶尼王
報言汝善自勉進我今盡形壽供養
尊者伽瞿衣被飯食病瘦醫藥床臥
具无所悋惜當以法擁護時波斯
匿王頭面禮足遶三匝詣世尊所白

言世尊不降伏者能降伏之[illegible]相[illegible]七 第[illegible]出增一阿含

蜜婆和吒等有習氣十一

有人雖斷一切煩惱身口中亦有煩
惱相凡人見聞則起不清淨心如蜜
婆和吒阿羅漢五百世在獼猴中今
雖得道猶騰跳樹木愚人見之即生
輕慢又畢陵伽婆蹉阿羅漢五百世
生婆羅門中習輕蔑心今雖得道猶
語恒水神言小婢止流恒神瞋恚詣
佛陳訴佛教懺悔猶稱小婢佛言如
是事如一婆羅門惡口一時以五百
事罵佛佛无慍色婆羅門心乃歡喜
即復一時以五百善事讚歎於佛亦
無喜色當知佛煩惱習氣盡故好惡
无異出大智度論第八十四卷

兄弟學財請佛解覺為說偈事便得

四果十二

佛在羅閱祇竹園中時有大姓子兄
弟四人父母已亡共爭居財見舍利
弗歡喜問言願為說此後不復爭合
利弗言善哉吾有大師佛於三界尊
尊余等隨我還到佛所必當得解隨
舍利弗還佛遙見四人笑出五色光

四人礼佛白言吾等愚癡願佛解說
令不復爭昔有國王号曰椎要身體
有疾迎醫往視合藥應用師子乳王
即募得之者分土封之并妻以小女
時有貧人啓言能得王即聽許其人
巧黠先尋師子所在乃殺羊滿挑酒
數斛往到其山伺師子出行便殺羊
并滿挑酒著其住處師子見酒肉即
便飲食大醉而臥前捉取乳歡喜而
還未達本國暮宿聚落有一羅漢宿
與此人同進師子經歷嶮道體極眠
臥都无所知道人觀其身中六識各
自諍功足神言賴因我行到此得乳
手神復言賴我手捉取目神復言賴
我見之耳神復言賴我聞王求乳將
今等來舌神即言汝等空以竟諍此
功是我有今設活在我可此人賣乳
諸王所自言今已得師子乳在外王
言是非但道之王適見乳舌即言此
非師子乳但驢乳耳王聞大怒言我
使汝取師子乳乃以驢乳即欲殺之
時衆稽道人即以神足到王前報言
此信是師子乳我時與是人共宿聚

中見其身中六體共學共功勤舌言
我當反尒等今果如此王但以乳合
藥其病必愈王即信阿羅漢言用乳
合藥以女妻之并封拜如本約道人
告王言一人體識自相反戾況於他
人乎時取乳者得道人恩求作沙門
意解得羅漢道時王亦歡喜受五戒
得須陁洹道四人聞是意解便隨佛
乞為比丘佛默然以手摩其頭鬚墮
袈裟著身結解垢除阿難曰此四人
本何功德今聞經便解疾得阿羅漢
佛言昔摩文佛時舍利弗為比丘此
四人為賈客共以一袈裟上舍利弗
舍利弗呪願令君等後世早得度脫
令從舍利弗而得解脫（出惟婁王師子乳譬喻經）
常給事衆僧飲食衣服得道十三
有一男子於正法出家能為給事所
至寺諸比丘等令其給事後轉疲極
自思惟言誰能為我說法教化闍摩
偷羅國有優波笈多是佛所記能於
後弟子中最為第一往為作礼合掌
說言大德大作佛事為我說法優波
笈多言能隨我教當為說法答曰能

問曰那多婆哆寺衆僧有幾汝更給
事衆僧答曰有一万八千阿羅漢學
人一信精進凡夫无數時彼比丘即
爲一切衆僧而作給事令一切僧專
修道業時給事比丘早起著衣持鉢
入摩偷羅國有一長者朝出相逢長
者念言我未曾見而今見之頭面礼
足問言大德所從遠近有何事來答
言從東國來至優波笈多處爲欲聞
法而優波笈多令我爲僧給事我今
不知摩偷羅國人誰精進誰不精進
者長者曰汝今不須思惟是事我當
代汝給事衆僧一切飲食衣服醫藥
我悉給與比丘與長者共取飲食等
供養衆僧三月安居時比丘因此供
養修獲道果

見羅刹出家得道十四

摩偷羅國有一男子啓其父母求欲
出家往優波笈多所恭敬作礼白言
大德我得作比丘不優波笈多見其
於身爲愛所縛語言善来我當與汝
出家歡喜礼足乞先覲還家於路忽
惟我若至家或有留難夕於中道宿

一神廟（[illegible]）優波笈多作二羅刹（經律異相卷第十七 [illegible]）
二擔死屍一則空手俱入廟中守言我
得其諍不決而問此人誰將屍來此
人思惟不得妄語如實語之空來之
鬼即牽其臂向口欲食將屍之鬼助
其分解易相免脫如此良久遂至日
出經二日後還至笈多所出家為道
精進勤修得阿羅漢果（出阿育王經第九卷又出大智論第十二卷）
有人避災出家見佛成道十五
昔有衆人在江水側為水所害人民
無復齊限其中得解脫万中有一於
深水得解脫人往至佛所來為沙門
佛便然可聽在道末內不思惟調難
國厄佛為說法勸令行道時彼比丘
內自慙愧解知一切万物无常心開
意解淡然无想即於佛前成阿羅漢（出[illegible]為沙門經）
羅漢與象先身兄弟行善不同十六
昔迦葉佛時兄弟二人俱為沙門兄持
戒坐禪一心求道而不布施弟布施
修福而喜破戒兄從釋迦出家得羅
漢道衣裳不充食常不飽弟生象中
為象多力能却怨敵國王所愛金銀

珠寶瓔珞其身封數百戶邑供給此
象隨其所須時兒比丘值世大儉遊
行乞食七日不得末後得少麤食劣
得存命先知此象是前世弟便往詣
象手捉象耳而語之言我昔與汝俱
有罪也象思此比丘語即識宿命見前
世因緣愁憂不食象子怖懼便往白
王象不飲食不知何意王問象子先
无有人犯此象不象子荅曰无他異
人唯一沙門來至象邊須臾便去王
即遣人覓得沙門問言至我象邊何
道沙門荅曰語象我與汝俱有罪耳
沙門向王具說如上王意便悟即放
沙門令還許止　出雜譬喻經第一卷

五百盲兒崎嶇見佛眼明悟道十七

毗舍離國有五百盲人乞匃自活時
聞佛出世覩見之者癃殘百病皆蒙
除愈貪施衣食愁憂苦厄悉能解免
盲人共議我等罪積苦毒特異若當
遇佛必見救濟便共行乞人各令得
金錢一枚以用雇人足得達彼行乞
經時人獲一錢左右喚人誰將我等
到舍衛者金錢五百雇其勞苦時有

一人来共相可以錢與之語諸盲人
展轉相牽自在前導將至摩竭棄諸
盲人置空澤中盲人不知為在何國
手相捉手踐蹈他田傷碎苗穀田主
見之盛發瞋怒語痛與手乞兒求哀具
說上事長者愍之令一使人將詣舍
衛適達彼國又聞世尊已向摩竭提
國使人將向摩竭國盲人欽佛係心
欲見肉眼雖閉心眼已覩歡喜發心
不覺疲勞已至摩竭復聞世尊已還
舍衛如是進逐凡經七返介時如来
観諸盲人善根已熟便住待之佛光
觸身應時兩目即得開明乃見如来
四衆圍遶身色晃昱如紫金山前詣
佛所五體投地為佛作礼異口同音
共白佛言唯願垂矜聽在道次佛曰
善来比丘鬚髮自墮法衣在身重為
說法得阿羅漢（出賢愚經第六卷）

旃陁羅兒被佛慈化悟道十八

舍衛城里有一旃陁羅兒（賢愚經云尼提）除糞
自活介時世尊入城分衛次至彼家
客除糞者即避餘巷如来逐之其人
自念吾擔糞不淨今日何由得覩世

尊復詣一擇佛遥喚曰吾為汝来其
人報曰不敢親近不審世尊何所教
誡乃能慈愍與罪人語世尊告曰汝
度卿為沙門其人白佛地獄畜生亦
得為道乎佛言吾今出世正為罪苦
手執其人上昇虛空至恒水側沐浴
身體復至祇洹勑諸比丘度為沙門
其人勸勵精勤日新未經旬日便得
須陁洹果至羅漢果六通清徹涌沒
自由詣大方石當中央坐補納故衣
王聞佛度旃陁羅見念佛出擇種豪
族姓家左右弟子皆出四姓来入宫
室受供信施五體投地接足而礼今
聞如来度旃陁羅云何礼敬吾今當
往責數如来未到之頃見前比丘坐
大方石有五百淨居天圍遶礼覲王
前語曰煩白世尊波斯匿王欲覲世
尊比丘聞已即沒石中從精舍出具
以白佛佛言知時比丘還從石涌出
語王如来有教先問此比丘字何得
入是剛鞕石涌沒自由前至佛所頭
面礼足在一面坐前白佛言向者比
丘為名何等有此神力佛告王曰此

釋典祖卷第七第十六張靈　兜

是客除糞人尒時世尊以此因緣便
說二偈猶如穢汙惡地田滿深坑生
香潔蓮華云何大王有目之士當取
此華不王言世尊華極香潔當取莊
餝穢汙觀母胎苦彼胎中生功德華
時王白佛彼人快得善利不可思議
自今以始請此比丘供養四事出絣陸羅兒佐

獵師捨家學道事十九

昔佛在摩竭國甘蔗園中城北石室
窟中有衆多獵師入山遊獵廣施羅
網殺鹿无數復還上山時有一鹿墮
彼網中大聲喚呼獵師聞巳各各馳
奔自還隨摑傷害人民不可稱數雖
復不死被瘡極重痛不可言各相扶
持蒡乃到舍求諸醫藥以捋其瘡室
家五親各迎屍喪歸還耶句之其中
被瘡衆生自知瘡差厭惡遊獵宿緣
應度種諸善本便自捨家學道作沙
門尒時世尊與无典數百千衆生前
後圍遶而為說法尒時世尊為彼衆
生欲拔其根修立功德示現教戒永
離生死常處福堂於大衆中而說此偈
猶如自造箭　還自傷其身　內箭亦如是

愛箭傷衆生

時彼獵者雖為沙門不自覺知如來
今日證明我等定為禪師內自慙愧
自省本過在閑靜處思惟止觀將意
不亂所以族姓子剃除鬚髮著三法
衣出家學道修无上梵行自身作證
而自娛樂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
已辦更不復受生死如實知之尒時
諸比丘皆得阿羅漢六通清徹无所
罣礙是故說此偈
能覺知是者 一愛苦共生 有无欲無有想
比丘尋念度 出獵師學道經

經律異相卷第十七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